第九章、中印之教難

第一節、教難之概況及其由來

（p.161-p.165）

上宗下證法師 指導

學生 釋法智敬編

2015.07.13

壹、教難之概況──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

（壹）略述

◎迦王之世，佛教一躍而為印度之國教，遠及異域，炳耀[[1]](#footnote-1) 其悲智之榮光。

◎然諸行無常，迦王歿，不五十年而教難起；自爾以來，佛教退為印度文明之波濤，不復為主流矣！

（貳）迦王歿後的政教演變

◎迦王歿後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。依耆那教徒所傳，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；其子多車王，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。[[2]](#footnote-2) 佛元二百零四年，多車王不孚[[3]](#footnote-3) 眾望，大臣補砂蜜多羅，握兵權，得婆羅門國師之助，乃弒王而自立。於是冒狸王朝亡，建熏迦王朝。補砂蜜多羅王，信婆羅門教，行迦王懸[[4]](#footnote-4)為厲禁之馬祠，開始為毀寺、戮僧之反佛教行為。[[5]](#footnote-5)

◎佛教所受苦難之程度，傳記多不詳。《阿育王傳》，[[6]](#footnote-6) 《舍利弗問經》，[[7]](#footnote-7) 極言其寺空、僧絕，有避入南山以僅存者。王歿，佛教乃稍稍復興，然遠非昔日之舊矣。幸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，僅及於中印，（p.162）西北印及南印，非其政力所及也。

貳、教難之由來

（壹）總說

教難之來，有內因，亦有外緣。

（貳）別辨

一、教難興起的內因

（一）明教興之因及失真之變

內因者，

◎佛教之興也，不特以解脫道之真，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窮。泯階級為平等，化天道為人事，即獨住為和合，離苦樂為中道，禁咒術，闢神權，人本篤實之教，實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。

◎然自迦王御世[[8]](#footnote-8)，佛教勃興而淳源漸失；彼婆羅門以之而衰蔽者，佛徒則蹈其覆轍矣！

（二）正顯法難的內因

1、部執興而和樂失

部執競興，失和樂一味之風，動輒爭持數年而不決。是非雜以感情，如說一切有者以大天為三逆極惡，[[9]](#footnote-9) 大眾者亦於持律耶舍有微詞，[[10]](#footnote-10) 此皆自誣自輕以自害也。

2、空談盛而化世尠

化外之要求亟[[11]](#footnote-11) 而「論藏」興，論興而空談盛。其極也，務深玄不務實際，哲理之思辨日深，化世之實效日尠[[12]](#footnote-12) 。[[13]](#footnote-13) 至若「雜藏」興而情偽起，「咒藏」興而神秘熾，[[14]](#footnote-14) 每異佛世之舊。

3、利養厚而僧流雜

而廣致利養，僧流浮雜，則其致命之傷也。

◎迦王崇佛，作廣大布施，動輒以百萬計。建舍利塔八萬四千，修精舍，豎石柱，乃至三以閻浮施。無遮大施，於印度本不足異[[15]](#footnote-15) ，然偏為佛教，當不無妒嫉憤慨者。王大夫人咒訾[[16]](#footnote-16) 菩提樹；嗣王及大臣，鑒於府藏[[17]](#footnote-17) 之虛，制王而僅得半訶梨勒果供僧，[[18]](#footnote-18) 其勢之不可長明[[19]](#footnote-19) 矣。（p.163）釋尊有留乳之訓，[[20]](#footnote-20) 輟[[21]](#footnote-21) 施之勸，[[22]](#footnote-22) 而佛徒莫之覺也

◎朝野之信施既盛，必有為衣食而出家者，賊住比丘，濫入佛門，事應有之。無淡泊篤實之行，以廣致利養為能，有唱「由福故得聖道」者，有尊「福德上座」者。[[23]](#footnote-23)

◎僧物充積而國敝民艱；淨人為之役，僧侶則空談而享其成。[[24]](#footnote-24)

（三）結嘆

處國難之運，敵教者又播弄其間，毀寺戮僧以掠其金寶府蓄，蓋亦難以倖免矣。昔釋尊垂訓，以廣致利養為正法衰頹之緣，[[25]](#footnote-25) 而後世佛徒，卒以此召禍也。

二、教難興起的外緣

（一）總說

雖然，佛徒之內窳[[26]](#footnote-26) 未極[[27]](#footnote-27) ，遺制猶存，若非外力之鼓動其間，則事不至此。

外力者，雅利安貴族之反動是。

（二）別辨

1、敘時代思潮之背景

雅利安人抵五河，成「梨俱吠陀」，奠定其文明之本。次達恆河流域，初則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學之解說，成「梵書」，確立婆羅門教之三綱。

繼則熏染於東方民族，依「梵書」之極意，發為苦行、禪思、解脫之風，成「奧義書」。「奧義書」興，反吠陀之潮流，以東方新興民族之摩竭陀為中心而蹶起 [[28]](#footnote-28)，佛教亦其一也。

2、明佛教興盛之緣由

釋尊以人本、篤實之中道觀，揭慈悲、平等之教，力反吠陀，然於雅利安人優良崇高之傳統，未嘗不取而化之。

自俗諦之立場言，佛教乃立足於蒙古族文化，而攝取雅利安文化者。以此，以婆（p.164）羅門教為思想動力之雅利安人，不以佛教為正統者，且敵視之。

3、明婆羅門教中落期之影響

（1）要述

自佛教之創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，凡二百五十年，佛教極一時之盛。

婆羅門教雖一時中落，然以千百年來之深入民間，力量雄厚，猶自以印度之國教自居。

（2）別論──於政教面

A、初盛期

◎在政治，有國師其人，能左右政權，得其同意，可擅行廢立。

◎在宗教，即反吠陀者，其哲理亦與「創造讚歌」、「奧義書」等有關。[[29]](#footnote-29) 在人民之日常生活，自誕生、婚姻而死亡，自家庭、社會而國家，婆羅門教無不一一見之於實際。政教一貫之婆羅門文明，頗堅韌有力。

B、中落期

中落期中，

或承禮法之要求，組成幾多之「經書」，「吠陀支分」，及「摩㝹法論」等名著，於階級之別，特為嚴格之規定。[[30]](#footnote-30)

或應信仰之要求，鼓吹神之熱信，毘紐笯、濕婆、梵天，則其有力者也。[[31]](#footnote-31)

或應哲理之要求，流出「吠檀多」等學派。[[32]](#footnote-32)

C、結嘆

積三百年之努力，雖哲理遠不及佛教，神力愚民異佛教，而融宗教為人民生活之全體，則非後起之佛教可及。佛教之失敗，亦在於此。

4、明婆羅門排佛之始末

（1）概述

依印度之古例，如純為宗教之爭，則不外集人民而辨論以定之。中印排佛之出於毀寺戮僧，政治其重心焉。

（2）詳論

◎婆羅門教為政治之動力，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統而危殆；佛教之種族（p.165）平等、仁民愛物之思想，影響支配乎政治，實婆羅門貴族政治家所痛心者。

◎迦王逝世，適達羅維荼民族勃興於南印，希臘、波斯人進窺於西北，冒狸王朝之政權，僅及於中印。國家受南北之威脅，國王庸懦無能，婆羅門階級乃鼓弄其間，歸咎於佛教之無神、無諍。藉補砂蜜多羅之兵權，廢多車王，行馬祠，以政治陰謀，為廣大之排佛。行馬祠已，西征得小勝，婆羅門者乃大振厥[[33]](#footnote-33) 辭。

◎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，如恆流東奔，勢成莫挽，熏迦朝十傳（僅一百零二年）而至地天王，婆羅門大臣婆須提婆，又得婆羅門國師之贊許而行篡立，別建迦思婆王朝。四傳至善護王，凡四十五年，為安達羅王尸摩迦所滅。[[34]](#footnote-34)

（3）結成

婆羅門文明之復起，終無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，而階級、神秘，則陷印度於厄運，迄今日而未已。

第二節、教難引起之後果

（p.165-p.168）

1. 化區與思想之變動

（壹）化區之遷徙──南北佛教之發展

◎中印佛教，隨摩竭陀王朝俱衰。

◎熏迦、迦思婆朝，佛教抑抑不得志，僧眾多南遊、北上以避之；促成安達羅中心之南方佛教，迦濕彌羅、犍陀羅中心之北方（p.166）佛教，為獨特偏至之發展。

◎分別說系，南化於大眾系，北影響於譬喻師，並中印法難後事也。[[35]](#footnote-35)

（貳）思想分化與折中

◎北方事分析，為實在多元論；其極出婆沙師。南方重直觀，明一體常空，其極出方廣道人。[[36]](#footnote-36) 一則嚴密而瑣碎，一則雄渾而脫略。

◎迨[[37]](#footnote-37) 安達羅王朝入主中印，中印佛教乃稍稍有起色。然摩竭陀中心之中印佛教，夙[[38]](#footnote-38) 為分別說系教化之區，以受創深鉅，復興不易，非輸入新思想不為功，時值安達羅文明發軔[[39]](#footnote-39) 之期，故取於大眾系者特多。

◎昔迦王之世，分別說系初分，其傳入錫蘭者，樸素可喜；而大陸分別說系則反是，如化地之糅[[40]](#footnote-40) 世學，法藏之含明咒，其不必即初分之舊，受安達羅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！本佛所說而衍[[41]](#footnote-41) 為學派，彼此各得其一體，分別說系折中其間，尤長。

（參）結

教難而後，南北日趨偏頗，中印佛教則常為折衷而綜合之。此至後期佛教猶爾，惜流於邪正綜合為可憾耳！

貳、因教難而起之變質

（壹）總說

佛教因教難而引起之變質，以教務外延，法滅及他力思想為最。

（貳）別辨

一、教外延而失真

（一）攝善歸宗而應世間

◎佛教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而實歸宗於中道，與吠陀異趣。

◎摩竭陀東北一帶，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為蒙古族，宜佛教之能適應而誕育成長也（佛教勢成黃種人之宗教（p.167），以此）。

（二）日務外延而失本懷

教難之先，學理間或出入，而佛則世尊，法則三藏，僧則聲聞，猶大體從同[[42]](#footnote-42) 。教難而後，因政治關係而南北分化。僧眾未能注力於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闡佛教之特質，以謀印度佛教之綜合發揚。以感於教難，乃本世界宗教之見，不崇內、固本[[43]](#footnote-43)、清源[[44]](#footnote-44) ，而教化日務外延。萬里傳經，惟恐不及，重廣布而不求精嚴。以隨方而應，即釋尊所深斥者，亦不惜資[[45]](#footnote-45) 以為方便。佛教疊[[46]](#footnote-46) 經教難而猶能遍布於人間，賴此者正多。然不固本，印度佛教日衰；不清源，化達於他方者，雖源承五印而多歧，不盡釋尊之本，可慨者一。

二、法滅預記而喪志

（一）和合精神則聖教傳

◎生者必滅，盛者必衰，佛教在世間，自當有盡時。然住世幾久，盛而衰，衰而復興，要以佛弟子之信行為轉移，業感非命定也。

◎釋尊制戒攝僧，和合則集群力，清淨則除邪雜，以是正法住千年，不以人去而法滅。經、律舊傳此說，遙指千年之長時，本以稱譽聖教也。

（二）頹喪心志則法滅定

◎自教難勃興，古人即興千年法滅之感，可謂「言同心異」矣。或說五百，或說千年，法滅之時、地、因緣，一一預記以相警。[[47]](#footnote-47) 如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等，[[48]](#footnote-48) 其思想彌漫於教界。法滅有期，一若命定而無可移易。雄健之風，蕩[[49]](#footnote-49) 焉無存，易之以（p.168）頹喪；哀莫大於心死，可慨者二。

三、冀存他力而卑自

（一）明事

1. 約政教的關係

◎佛弟子自視甚高，淡泊自足，隨方遊化，無需乎政力之助，亦不忍政力之縛。外化，內淨，一本自力，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問也。迦王誠護正法，然受命之傳教師，即王子摩哂陀，亦悄然南行，不聞煊赫之聲。

◎教難而後，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，而佛法乃轉以付囑王公大臣。僧團之清淨，佛法之流布，一一渴望外力為之助，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倖存者。

1. 約天眾的護法

◎又天、龍護法，聖典有之。僧眾和合清淨以為法，孰不珍護如眼目乎！誠於中者形於外，自力動而外力成，來助非求助也。

◎教難而後，護法之思想日盛，而出於卑[[50]](#footnote-50) 顏[[51]](#footnote-51) 之求。其極也，聖教之住世，生死之解脫，悉有賴於天神或聖賢之助力。

（二）結嘆

他力思想之發展，一反於佛教之舊，可慨者三。

參、總結

中印法難之關係於未來佛教，豈淺尠哉！

1. 炳耀：3.昭彰；昭揚。4.顯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p.4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荻原雲來，《印度佛教史略》，p.87：

   中印度阿育王歿後，其子（善稱）即位。依禪那教徒所傳，王嘗於五印度廣建禪那寺院。及阿育王孫十車王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孚（fú ㄈㄨˊ）：動詞，3.謂使相信；使信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p.20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懸：動詞，11.猶公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p.77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平川彰，《印度佛教史》（上），pp.253-254：

   熏迦王朝……首任君主弗沙密多羅王信奉婆羅門教，迫害佛教；但這一王統也有人信奉佛教，如西元一八七三年發現的中印度西南巴戶特（Bharhut）佛塔，依據碑文的記載，有屬於此王統的達那布提．瓦奇布塔王捐贈巴爾胡特（Bharhut）佛塔的塔門和石造建築。同樣，王子瓦達帕拉捐贈佛塔的欄杆。某位王的王妃娜卡拉基妲也捐贈欄杆。……一般認為，塔是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的產物，興建於熏迦王朝時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（1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18，n.3（a）：

   密哆（弗舍蜜多）「殺害眾僧，毀壞僧房，如是次第至舍伽羅國，而作募言：『有得沙門頭來者，當賞金錢。』時彼界內大浮圖中有阿羅漢，化作數萬沙門之頭，告諸人民，使持與王。王聞是已，欲殺羅漢，時此羅漢入滅盡定，不能得殺。王即捨去，往至偷羅厥吒國，欲破佛法。其國土中，有護佛法神作是思惟：『我受持佛戒，不能作惡，云何當得護持佛法？禁密舍鬼著求我女，以彼行惡，故我不與，今為佛法與彼女。』以是因緣，偷羅厥吒有大鬼神為作擁護，弗舍密哆無所能壞。於是菩提鬼神誘進守王，鬼神將至南海，禁密舍鬼擔大石山而壓殺王及諸軍眾，此處即名深藏，摩伽提王種於是即斷。」（《阿育王傳》）卷3，大正50，111b13-26）。按：入滅盡定不得殺者，如《順正理論》卷30說（大正29，513c18-20）：

   [死有二種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628&B=T&V=29&S=1562&J=30&P=&242021.htm#0_0)，或他所害，或任運終。無心位中，他不能害，有殊勝法任持身故，處無心位，不任運終，入心定能引出心故。

   （2）《阿育王傳》卷3 （大正50，111 a28-b26）：

   弗舍密哆共諸臣議言：「云何當使名字流布於世耶？」時，有輔相答言：「汝昔先王──阿恕伽王閻浮提起八萬四千塔，以百億金施，隨佛法幾時住世，名字常在。王能學起八萬四千塔，名字亦可久流於世。」（王）答言：「昔者先王威德能辦此事，我今何能作如是業？更可以其餘方便同阿恕伽王不也？」有邪見輔相言：「修福、作惡二俱得名。先王能起八萬四千塔，名德久流；汝若壞之，名流後世。」弗舍密哆便集四兵，向雞頭摩寺欲壞寺門。爾時，寺門有師子吼，王大恐懼，不敢入寺復還歸來，如是三返，猶不得入。後乃使人喚諸比丘而語之言：「我欲壞佛法，汝等比丘欲留浮圖？為留僧房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欲留佛圖。」於是，密哆殺害眾僧、毀壞僧房，如是次第，至舍伽羅國而作募，言：「有得沙門頭來者，當賞金錢。」時，彼界內大浮圖中有阿羅漢，化作數萬沙門之頭，告諸人民，使持與王。王聞是已，欲殺羅漢。時，此羅漢入滅盡定，不能得殺，王即捨去，往至偷羅厥吒國，欲破佛法。其國土中，有護佛法神，作是思惟：「我受持佛戒，不能作惡，云何當得護持佛法？禁密舍鬼昔求我女，以彼行惡，故我不與，今為佛法，當與彼女。」以是因緣，偷羅厥吒有大鬼神為作擁護，弗舍密哆無所能壞。於是，菩提鬼神誘進守王，鬼神將至南海，禁密舍鬼擔大石山而壓殺王及諸軍眾。此處即名為深藏摩伽提，王種於是即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0a16-b17）：

   [弗沙蜜多羅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528&B=T&V=24&S=1465&J=1&P=&242023.htm#0_0)，嗣正王位……因遂害之，無問少長，血流成川，壞諸寺塔八百餘所，諸清信士舉聲號叫，悲哭懊惱，王取囚繫，加其鞭罰；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。……次燒經臺，火始就然，飇炎及經，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……。其後有王，性甚良善，彌勒菩薩化作二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，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，國土男女復共出家，如是比丘、比丘尼還復滋繁。羅漢上天接取經律，還於人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御世：治理天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p.102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19，n.5：

   有部之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大天在未出家之前，即犯了殺父、殺阿羅漢、殺母等三無間罪；出家後，唱大天五事：「餘所誘、無知、猶豫、他令入、道因聲故起，是名真佛教」，造成僧團的最初分裂（上座部、大眾部）。可以說，在有部論師的心目中，大天應該是下無間地獄的惡魔，即便大天死後，尚難消受香薪及酥油花香等物焚葬，「宜以狗糞而灑穢之。」焚燒之時，「須臾焚蕩，俄成灰燼，暴風卒至，飄散無遺」。論師認為，此等現象，「是前惡見等起」，故「諸有智者，應知避之」！（卷99，大正27，511c9-512a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（1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19，n.6（a）：

    《僧祇律》記載：有一摩訶羅捨婦出家，其婦一再追逐不捨，他不堪其擾，心生瞋恚，舉衣鉢著一處，熟打而去。之後，摩訶羅心生疑悔，具以上事，問持律比丘耶舍。耶舍言：「瞋打婦人者，得波羅夷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此非好斷，汝欲決疑者，可往枝提山中，問持律尊者樹提陀娑，必能決了。」聞已即去，路經俱睒彌，道逢一賣酪女。女見摩訶羅端正，便生欲心，語沙門共行欲來。摩訶羅作是念：我已犯波羅夷，復何在？便共行欲。前至持律所，具白上事。持律言：「云何耶舍制五波羅法？瞋打婦人，得偷蘭遮；共賣酪人行婬，得波羅夷。」（卷30，大正22，469a23-b13）；偷蘭遮，前二聚──波羅夷，僧伽波尸沙中，不具分所起的重罪，可作懺悔；而四波羅夷法中，除淫戒可作「與學沙彌」之外，其餘皆是要擯出僧團不通懺悔的重罪）

    （2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19，n.5（b）：

    持律者言：「云何耶舍制五波羅夷法」。此即大眾部對「持律耶舍有微詞」，蓋佛制比丘之「四波羅夷」法，是不淫、不盜、不殺、不妄語。而耶舍既然是「持律比丘」，應深諳佛陀戒法，何故說「瞋打婦人者，得波羅夷」！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亟：副詞，2.緊急；急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p.77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尠（xiǎn ㄒ〡ㄢˇ）：形容詞，同「鮮」。少。（《漢語大字典》p.5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香雲》〈為支那堪布翻案〉，pp.191-192：

    夫教學之短長，非一人所可得而代表，亦非徒競辯足以定是非。印度舊習，特好論辯。今日甲勝乙，佛弟子被逼改宗，然佛法豈即此而壞！明日乙勝甲，而甲又剃落出家，此又豈外義之盡失！昔如意論師以語言失次，被判為墮負。華氏城佛教，為外道所屈，竟不得鳴楗槌，過城門。競真理於唇舌之間，以空談為是非標準，假借王臣之權力以相侵軋，此印度之陋習也！佛教之末流，佛弟子熏染其間，論辯之風彌盛，思想若嚴密而落於繁瑣纖巧。學者習於空談，於身心實益，社會利樂，轉漠然視之，而佛教雄健之風，篤實之行，蕩然無存矣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（1）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2（大正22，419c20-22）：「[雜](file:///C:\\Users\\fj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488&B=T&V=22&S=1425&J=32&P=&242027.htm" \l "0_0)[藏者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488&B=T&V=22&S=1425&J=32&P=&242027.htm#0_0)，所謂辟支佛、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，如是等比諸偈誦，是名雜藏。」

    （2）《分別功德論》卷1（大正25，32b6-8）：「[雜藏者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572&B=T&V=25&S=1507&J=1&P=&242028.htm#0_0)，非一人說，或佛所說、或弟子說、或諸天讚誦，或說宿緣三阿僧祇菩薩所生，文義非一，多於三藏，故曰雜藏也。」。

   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0，n.8（a）：

    雜藏的形式，大都是有韻的偈頌集。文句簡要、有韻味的偈頌，容易記憶傳誦，也容易普及流通。然而，感興意濃厚的偈頌，相對於經、律、論平實的文字敘述，顯得較誇張些。因此而說：「雜藏」興而情偽起。

    （3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0，n.8（b）：

    印度自《阿闥婆吠陀》發達以來，咒語非常流行。世俗咒術被引入到佛法，不外乎受到印度習俗的影響。咒語，是憑藉著語音自身的神秘作用，或因咒語的力量得到鬼神的護助，或以咒語來遺使鬼神，或以咒語來自我防護，如治病、驅蛇等。因此說：「咒藏」興而神秘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異：形容詞，7.奇特的；不平常的。8.指奇異、非凡之人或事物。9.驚異；詫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p.134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訾：動詞，3.指詆毀、非議的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p.1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府藏：1.舊時國家儲存文書、財物之所。亦指貯藏的財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p.121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阿育王信佛及對佛教的護持，可與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五章、第二節，阿恕迦王之政教（pp.85-89）對照閱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明：形容詞，30.強盛；旺盛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p.60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47（1249經）（大正2，342c12-343a20）：

    世尊告諸比丘：「[若牧牛人成就十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47&P=&242029.htm#0_0)[一](file:///C:\\Users\\fj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47&P=&242029.htm" \l "0_0)[法者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47&P=&242029.htm#0_0)，不能令牛增長，亦不能擁護大群牛，令等安樂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、不知相、不去蟲、不能覆護其瘡、不能起烟、不知擇路、不知擇處、不知度處、不知食處、盡彀其乳、不善料理能領群者，是名十一法成就，不能黨護大群牛。如是，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自安，亦不安他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、不知相、不能除其害蟲、不覆其瘡、不能起烟、不知正路、不知止處、不知度處、不知食處、盡彀其乳、若有上座多聞耆舊，久修梵行，大師所歎，不向諸明智修梵行者稱譽其德，悉令宗敬、奉事、供養。……云何為盡彀其乳？彼剎利、婆羅門長者自在施與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醫藥、資生眾具，彼比丘受者不知限量，是名盡彀其乳。」

    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74b4-81）：

    云何留乳？犢母愛念犢子故與乳；以留殘乳，故犢母歡喜，則續有不竭，牛主及放牛人，日日有益。比丘亦如是，居士白衣給施衣食，當知節量，不令罄竭，則檀越歡喜，信心不絕，受者無乏。

    （3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1，n.10（c）：

    「犢母愛念犢子故與乳，以留殘乳故犢母歡喜」、而比丘亦應如是，「居士白衣給施衣食，當知節量，不令罄竭，則檀越歡喜，信心不絕，受者無乏。」此則是世尊「留乳之訓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輟：動詞，1.中途停止；中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p.129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1，n.11：

    律典中的「學家羯磨」之制，即是世尊「輟施之勸」。如《四分律》卷一九云：

    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。時有居士家夫婦，俱得信樂，為佛弟子。諸佛見諦弟子常法，於諸比丘無所愛惜，乃至身肉。若諸比丘至家者，常與飯食及諸供養故，令其貧窮，衣食乏盡。比居諸人皆作此言：「彼家先大富多財饒寶，從供養沙門釋子已來，財物竭盡，貧窮乃爾，如是恭敬供養乃反得貧弊。」爾時諸比丘聞，其中有少欲知足、行頭陀、樂學戒、知慚愧者，嫌責諸比丘言：「汝等云何數至居士家受飲食供養而不知足，使彼居士財物竭盡乃爾耶？」時諸比丘往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。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，呵責諸比丘言：「汝所為非，非威儀、非沙門法、非淨行、非隨順行，所不應為。汝等云何數至居士家受供養飲食，乃令彼家貧窮如是？」以無數方便呵責諸比丘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自今已去聽僧與彼居士作學家白二羯磨，作如是與。眾中當差堪能羯磨者如上，當作如是白：『大德僧聽！此羅閱城中一居士家夫婦，得信為佛弟子，財物竭盡。若僧時到，僧忍聽，僧今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食……自今已去，與諸比丘結戒，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。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：若比丘知是學家，僧與作學家羯磨竟，而在其家受飲食食，當向餘比丘悔過言：『大德！我犯可呵法，我今向大德悔過。』是法名悔過法。」（大正22，696c19-697a2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（1）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6a16-20）：

    說假部本宗同義……由福故得聖道，道不可修，道不可壞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5：

    有福德上座，他的福緣殊勝，得信眾信仰，能因他而得財力，修寺、塑像等，為佛法服務……是勤勞僧事的傑出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（1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2，n.13（a）：

    「淨人」，是為寺院、僧伽、上座們服務的，如玄奘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記載：印度，「[無云律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65&B=T&V=51&S=2087&J=2&P=&242033.htm#0_0)、[論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65&B=T&V=51&S=2087&J=2&P=&242033.htm#0_0)，經是佛經，講宣一部，乃免僧知事；二部，加上房資具；三部，差侍者祇承；四部，給淨人役使；五部，則行乘象輿；六部，又導從周衛。道德既高，旌命亦異。」（大正51，877a18-20）義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卷二亦說：「多聞大德，或可一藏精研。眾給上房，亦與淨人供使，講說尋常、放免僧事，出多乘輿，鞍畜不騎。」（大正54，213c18-20）

    （2）迦濕彌羅國，末田底迦阿羅漢立五百伽藍，「於諸異國，買鬻賤人，以充役使，以供僧眾。」（玄奘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，大正51，886b7）

    （3）劫比他國，城西二十餘里，有大伽藍。「僧徒數百人，學正量部法。數萬淨人，宅居其側。」（玄奘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4，大正51，893a22-23）

    （4）羯若鞠闍國，「說法窣堵波南，臨殑伽河，有三伽藍，同垣異門，佛像嚴麗，僧徒肅穆，役使淨人數千餘戶。」（玄奘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5，大正51，895c19-21）

    （5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3，n.13（b）：

    如玄奘大師所述，僧徒數百人，而有「數萬淨人宅居其側」。僧眾事事有淨人服務，即便是寺院日沒晨曉之報時鼓，皆由淨人充役，如義淨三藏，《南海寄歸傳》卷三說：「日將沒時及天曉時，皆於門前打鼓一通，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人所作」（大正54，226a8-10）。「役使淨人數千餘戶」，也就難免出現淨人為之役，僧侶則空談而享其成」的現象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25（640經）（大正2，178b9-18）：

    [諸方人眾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25&P=&242039.htm#0_0)皆持供養，來詣拘睒彌國，供養眾僧。時，諸比丘大得供養。諸比丘輩食人信施，而不讀誦經書，不薩闍為人受經，戲論過日，眠臥終夜，貪著利養，好自嚴飾，身著妙服，離諸出要、寂靜、出家、三菩提樂。形類比丘，離沙門功德，是法中之大賊，助作末世壞正法幢，建惡魔幢，滅正法炬，然煩惱火，壞正法鼓，毀正法輪，消正法海，壞正法山，破正法城，拔正法樹，毀禪定智慧，斷戒瓔珞，污染正道。

    另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3（大正27，918b3-23）。

    （2）《雜阿含經》卷32（906經）（大正2，226b28-c13）：

    尊者摩訶迦葉…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[世尊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32&P=&242040.htm#0_0)[先](file:///C:\\Users\\fj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32&P=&242040.htm" \l "0_0)[為諸聲聞少制戒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32&P=&242040.htm#0_0)時，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；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？」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命濁、煩惱濁、劫濁、眾生濁、見濁，眾生善法退減故，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，少樂習學。迦葉！譬如劫欲壞時，真寶未滅，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；偽寶出已，真寶則沒。如是，迦葉！如來正法欲滅之時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間已，正法則滅。譬如大海中，船載多珍寶，則頓沈沒；如來正法則不如是，漸漸消滅。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，不為水、火、風界所壞，乃至惡眾生出世，樂行諸惡、欲行諸惡、成就諸惡，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律言律、律言非律，以相似法，句味熾然，如來正法於此則沒。迦葉！有五因緣能令如來正法沈沒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；於大師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已，然復依猗而住。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稱歎者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，而依止住。是名，迦葉！五因緣故，如來正法於此沈沒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窳（yǔ ㄩˇ）：動詞，3.敗壞，腐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p.47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極：形容詞，13.邊際，邊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p.113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蹶（jué ㄐㄩㄝˊ）：動詞，8.舉起；翹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p.55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5，n.15：

    奧義書的開展，與東方文化及東方王族有關。奧義書重玄理冥悟，而後也分化，產生了許多新奧義書。何以說奧義書思想遠承梨俱吠陀的創造讚歌乃至梵書思想呢？以梨俱吠陀的創造讚歌來說：創造讚歌有無有歌、生主歌、造一切歌、祈禱主歌、原人歌等。有無歌：「彼之一」，開展為愛，由愛而為現識，於是現象界成立。生主歌：「萬有之獨一主」（金胎歌），由大原理之生主，生胎子與水，由是而萬有成立。造一切歌：「唯一神」，重工巧的創造及發展。祈禱主歌：「原理之祈禱主」，由原理之祈禱主，開展根本物質，由是萬有生成。原人歌：「一原人」，由原人進化為萬有，由其臍生空界，天界由頭化成，地界由其足生，方位由其耳生，如是建造此世界也。創造讚歌是《梨俱吠陀》末葉之宇宙觀，乃統一工巧與生殖觀。認為宇宙之唯一大原，生起宇宙森羅萬象，而大原依然不動其體。亦即宇宙有一創造神，他創造萬物，而自體本身卻如如不變。梵書時代，其思想之變遷，可分為三期：梵書初期思想，承繼《梨俱吠陀》之「生主」而為最高原理；其次「生主」去位，由「祈禱主」中湧出「梵」，達於最高之時期，此為梵書圓熟期之思想；最後，由「原人」而發達之梵之異名的「我」，漸抬頭而為「梵我同一」說萌芽時期，此為梵書終期思想。到了奧義書時代，奧義書重要的思想有二：一、真心的梵我論：宇宙根本原理之「梵」，和個人真體之「我」，在本質上是同一的，亦即「我即梵也」之梵我一體論。二、業感輪迴論：由前生的業，引生今世的果，由現世的業，招感未來的果，三世相續，如環無間，無始無終的流轉。真心的梵我論與業感的輪迴輪，業力說與真我論結合，即「我」為自身的行為所限制、拘縛，從此生到他生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中。原來，「梵」是清淨、潔白、自在，最大的妙樂。「我即梵也」，「我」也應該是真淨妙樂的，卻因為「人依欲而成，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業，因業而有果」的「業感」論，而顯得特別迷妄與悲慘。也就因此，促進了自我解脫宗教的隆盛。真心的梵我論，雖然已經達到萬化同體的理境，但是神秘唯心的基調，仍是延續梵書之思想而來，而業感的輪迴論，則是到奧義書時代完成的新聲。如此可見：奧義書思想實遠承梨俱吠陀的創造讚歌乃至梵書思想而來。（參考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頁137-150，193-220，247-3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（1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6，n.16（a）：

    有關「經書」、「吠陀支分」的內容，可參閱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（頁311-313），或者本書第二章之附錄、「佛教興起以前的印度思想」，肆之一、「經書──吠陀支分」（頁100-101）。

    （2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6，n.16（b）：

    摩㝹法論，或說《摩奴法論》，這是婆羅門祭司依據吠陀經典、累世傳承和古來習慣，編成的教律和法律結合為一的作品，並不是國家頒佈的法典。依據中文譯本，本書共分十二卷：第一卷，創造；第二卷，淨法、梵志期；第三卷，婚姻、家長的義務；第四卷，生計、戒律；第五卷，齋戒和淨法的規定、婦女的義務；第六卷，林棲和苦行的義務；第七卷，國王和武士種姓的行為；第八卷，法官的任務、民法和刑法；第九卷，民法與刑法，商人種姓和奴隸種姓的義務；第十卷，雜種種姓、處困境時；第十一卷，苦行與贖罪；第十二卷，輪迴，最後的解脫。依書的目次，即可明了本書以創造的神話與梵我一如之思想，作為立論的體系，架構四姓的階級意識，與其應該遵守的義務與責任。（馬香雲轉譯《摩奴法論》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421-422：

    毘紐笯、濕婆、梵天，是印度教最主要的三個神：創造神大梵天（Bramna），保護神毘紐笯（毗濕奴，Viṣṇa），和毀滅神和濕婆神（Śīva）。這是三個獨立的神。但在濕婆神經文，濕婆神又被公認是創造、保護、毀滅三神一體。

    （2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，p.426：

    印順法師說：「西元四世紀，印度梵文學復興，舊有的婆羅門教，演化為印度教。印度的兩大史詩《羅摩衍那》、《摩訶婆羅多》，傳說極早，而完成現有的形態，約在西元2至4世紀。十八種《往世書》，傳出更遲一些，但民間的神話傳說，早已存在，而在發展演變中完成。這些神的傳說，形成自在天──溼縛，毘紐，梵天，「三天一體」的神學（信行者各有所重）。梵天妃是辯才天；毘紐又名那羅延，妃名吉祥天，都出現在大乘經中，尤其是溼縛天，天后烏摩，又名突伽；別名非常多，如多羅，不空，千手，千眼，青頸，馬頭，後來都成為觀自在菩薩的化身。溼縛天，似乎著重於女性，如溼縛與烏摩所生的長子，毘那夜迦又名歡喜自在天，雙身相抱的歡喜天，唐代已傳來我國了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27，n.18：

    數論、勝論、正理、瑜伽，加上彌曼薩派、吠檀多派，稱為六派哲學。數論亦稱僧佉耶派，初祖是迦毘羅（劫比羅）。勝論，吠世師迦派，開創者是迦那陀。正理，亦稱尼夜耶派，開祖是足目。彌曼薩派，是前彌曼薩派的簡稱，組織者為遮伊米里。後彌曼薩派，亦稱為吠檀多派，組織者是巴達囉亞。有關六派哲學的思想，可參考木村泰賢《印度六派哲學》。（收錄於《木村泰賢全集》第2卷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厥：4.代詞。其。表示領屬關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p.9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（1）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，p.428，n.19：

    約西元前一八四，補砂蜜多羅建立熏伽王朝；西元前73年，婆須提婆滅熏伽王朝，建立甘婆王朝；西元前28年，南印案達羅王滅甘婆王朝，是為案達羅王朝。故熏迦王朝有112年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417-420：

    阿育王（約B.C.271-232在位）去世，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王，在西元前一八五年前後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（Puṣyamitra）所殺，創立熏伽（Suṅga Dynasty）王朝。那時的印度，早已四分五裂，熏伽王朝的統治區，主要為恆河（Gaṅgā）流域。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（Yavana）軍隊，曾侵入恆河流域的摩偷羅、沙祇多、阿瑜陀，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。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，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，保持了恆河流域的安全。西元前180年，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，弗王孫婆蘇蜜多羅（Vasumitra），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，遠達印度河兩岸，擊敗希臘的軍隊。佛教傳說，弗王的破壞佛教，到達北印的奢伽羅。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，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，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。政權延續了十代，一百餘年，到西元前73年，在內憂外患中，為大臣婆須提婆（Vasudeva）所篡立，新成立甘婆（Kaṇva）王朝。但摩竭陀華氏城中心的政權，越來越衰弱，終於在西元前28年，為南方案達羅（Andhra）部隊所滅亡。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，釋尊遊化的區域，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，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。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，旃陀羅笈多第一時代，中印度才再度統一。孔雀王朝衰落，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。東南有質多王朝與娑多婆訶王朝的興起。一、質多王朝，在今奧里薩到瞿陀婆利河一帶。據哈提貢發銘文，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，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，在即位第八年，擊潰了王舍城的軍隊。12年，兵抵恆河，戰勝摩竭陀的（即弗沙蜜多羅）王；並侵入案達羅。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，可見質多朝的興起，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。以後的情形不詳，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。二、案達羅的崛起：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。該族的發祥地，在瞿陀婆利及訖利史那的兩河之間。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記的馱那羯磔迦，也叫「大案達羅」，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。早在西元前三、四世紀間，敘利亞的使臣梅伽替尼，駐節華氏城，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──市府三十，步兵十萬，騎兵二千，象（軍）千頭；但那時的案達羅，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。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（即娑多迦），宣告獨立，在第三代娑多迦尼王時，卑地寫及鄔闍衍那，都屬於案達羅，領土橫跨全印。王朝的勢力，向北申展，在西元28年，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。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，但西方的土地，落入了塞迦族的叉訶羅多王朝手中。西元2世紀初，娑多婆訶王朝二十三代，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王，從叉訶羅王朝手中，奪回蘇剌咤、那私迦、浦那等地方。據那私迦銘文，瞿曇彌子自稱剗除叉訶羅多人，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。但其子婆悉須題子時，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。到了西元3世紀初，國勢衰落下來，約亡於西元230年前後。

    （3）平川彰《印度佛教史》（上），p.253：

    阿育王歿後（約B.C.268-232在位），孔雀王朝的威勢急速衰退，西元前180左右，為將軍弗沙密多羅所滅……建立了熏迦（Śuṅga）王朝，但王朝勢弱，只能控制恒河流域。當時，印度西北希臘諸王相繼入侵，成立若干王朝。至於南印度德干一帶，阿育王歿後，案達羅王朝逐漸得勢（娑多婆訶王朝），約西元前200至西元後300年間，統治德干地區……東海岸羯陵伽地區，孔雀王朝勢衰時，支提（Ceti）王朝乘機獨立，以第三代君主卡提維拉王十分有名（約西元前1世紀頃）……以後這一王朝的動向不明。……熏迦王朝約持續了112年。

   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，p.429，n.19（c）：

    （熏迦王朝）第九代統治的第十年，約西元前70年左右，被婆須提婆大臣所滅，建立甘婆王朝。甘婆王朝治四代45年，被南方案達羅王朝所滅，此後，摩竭陀地方為案達羅王朝所統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426：

    阿育王以後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，不免會遭遇困境，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。中印度的法難，是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的破法。《阿育王傳》說到弗沙蜜多羅，「殺害眾僧，毀壞僧房」，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。《舍利弗問經》，也有此傳說。法顯的《摩訶僧祇律私記》，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，「諸沙門避之四奔，三藏比丘星離」。這一傳說，或不免言過其實，但弗沙蜜多羅，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，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，從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特重佛教，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，應該是可信的事實。失去了王權的支持，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，會有被壓抑與歧視的感覺，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。依《舍利弗問經》所說：「壞諸寺塔八百餘所」，恆河中流──中國佛教的衰落，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《大智度論》卷1（大正25，61a25-27）：

    [說一切有道人輩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574&B=T&V=25&S=1509&J=1&P=&242041.htm#0_0)言：神人，一切種、一切時、一切法門中求不可得；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復次，十八界、十二入、五眾實有，而此中無人。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迨（dài ㄉㄞˋ）：副詞，3.等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p.7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夙（sù ㄙㄨˋ）：副詞，3.舊；平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p.117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發軔：3.比喻事物的開端。4.猶發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p.55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糅（róu ㄖㄡˊ）：形容詞，2.混雜；混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p.23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衍（yǎn 一ㄢˇ）：動詞，1.謂水廣布或長流。引申為擴展或延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p.95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從同：猶相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p.10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本：名詞，6.事物的根基或主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p.70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清源：形容詞，1.清理本源。謂從根本上加以整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p.13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資：8.取用；求取；利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p.20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疊（dié ㄉ一ㄝˊ）：動詞，2.連續；接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p.14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（1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3（大正27，918c25-919a3）：

    [或有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611&B=T&V=27&S=1545&J=183&P=&242042.htm#0_0)[諸](file:///C:\\Users\\fj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611&B=T&V=27&S=1545&J=183&P=&242042.htm" \l "0_0)[佛未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611&B=T&V=27&S=1545&J=183&P=&242042.htm#0_0)般涅槃正法便滅，或有諸佛般涅槃後經於七日正法便滅。然我世尊釋迦牟尼般涅槃後，乃至千歲，正法方滅。彼未般涅槃及般涅槃已經於七日正法滅者，依更無有入正性離生，說名為滅；釋迦如來正法滅者依甘露界斷說名為滅；雖天中猶有甘露界在，然依人中滅故名滅。

    （2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8（大正12，474a3-14）：

    [爾時凡夫各共說言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385&B=T&V=12&S=0374&J=18&P=&242043.htm#0_0)：哀哉！佛法，於是滅盡。而我正法實不滅也。爾時其國有十二萬諸大菩薩，善持我法，云何當言我法滅耶？當于爾時，閻浮提內無一比丘為我弟子。爾時波旬悉以大火焚燒一切所有經典，其中或有遺餘在者，諸婆羅門即共偷取，處處採拾，安置己典。以是義故，諸小菩薩，佛未出時，率共信受婆羅門語。諸婆羅門雖作是說：『我有齋戒。』而諸外道真實無也。諸外道等雖復說言：「有我樂淨。」而實不解我樂淨義。直以佛法一字、二字、一句、二句，說言我典有如是義。

    另見：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6（大正12，716c20-717a2）。

    （3）《摩訶摩耶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1013b19-1014a3）：

    [摩訶摩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394&B=T&V=12&S=0383&J=2&P=&242045.htm#0_2)[耶](file:///C:\\Users\\fj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394&B=T&V=12&S=0383&J=2&P=&242045.htm" \l "0_2)[聞此語已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394&B=T&V=12&S=0383&J=2&P=&242045.htm#0_2)又增感絕，即問阿難：「汝於往昔侍佛以來，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？」阿難垂淚而便答言：「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：佛涅槃後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。事悉畢已，摩訶迦葉於狼跡山中入滅盡定，我亦當得果證，次第隨後入般涅槃。」。……千三百歲已，袈裟變白不受染色。千四百歲已，時諸四眾猶如獵師，好樂殺生、賣三寶物。千五百歲，俱睒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，徒眾五百；又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，徒眾五百。於十五日布薩之時，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，云此所應作、此不應作。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：「汝今身、口自不清淨，云何而反說是麁言？」羅漢答言：「我久清淨身、口、意業，無諸過惡。」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恚忿，即於座上殺彼羅漢。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：「我師所說合於法理，云何汝等害我和上？」即以利刀殺彼三藏。天龍八部莫不憂惱，惡魔波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，競破塔寺、殺害比丘。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，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，於是佛法而滅盡也。

    （4）《大集經．月藏分》卷56（大正13，379c3-9）：

    [過去諸如來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408&B=T&V=13&S=0397&J=56&P=&242046.htm#0_0)，[依壽而滅度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408&B=T&V=13&S=0397&J=56&P=&242046.htm#0_0)，彼於七日後，正法皆隱沒。今我涅槃後，正法五百年，住在於世間，眾生煩惱盡，精進諸菩薩，得滿於六度，行者速能入，無漏安隱城。像法住於世，限滿一千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的內容，主要是以迦丁比丘宣說未來佛教的情況：「[人壽百歲少出多減](file:///C:\Users\fj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05&B=T&V=49&S=2028&J=1&P=&242047.htm#0_0)。當來之世惡法興盛。惡比丘出破壞佛法。」藉以警策弟子們精進修行。（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，大正49，7a28-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蕩（dàng ㄉㄤˋ）：形容詞，8.毀壞；破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p.55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卑：形容詞，2.低微；低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p.86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顏：名詞，2.面容；臉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p.3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1)